第一道防线

■孙利波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这是边防连最高的哨所。在连队 生活几天,快走几步就气喘不止,晚上 不吸氧必定难以入睡,而哨所的海拔比 连队还要高近千米。换哨或送给养的 日子,战士们每天清晨出发时,连队门 前的河谷还笼罩在两侧山体庞大而清 冷的阴影里,待抵达山顶的哨所时已是 午饭时分,太阳早就一览无余地俯视着 山川、营房和所有生灵。

听说通往哨所的简易路已经修通, 可以乘车上去时,我内心为驻防条件的 改善而高兴,但也隐隐有些不甘,攀爬 登顶的体验岂是乘车登临可比? 可惜 我的高原反应依然强烈,只好决定次日 上午乘车前往哨所探访。

正值冬季,边防连前面河谷的水流 瘦了一半,河边结着厚厚的冰,依稀可 听见冰层断裂的吱吱声。透过两岸的 一簇簇红柳枝和枯草,能够想象出夏季 丰水期河谷里绿意盎然的景象——在 大地主色调为土黄色的高原边关,这种 景象并不多见。

连队营房背靠着一座高山,山坡上 有一幅用白色石块勾勒出的巨型中国 地图,地图的轮廓里是红色石块码起来 的6个大字——"祖国在我心中"。哨所 便位于这座山的顶端。

通往哨所的路,起自"祖国在我心

中"的"中"字下方。这是一条由20多个 "之"字弯组成的简易砂石路。勇士车 沿着仅容一车通过的小路缓缓攀升,转 眼便到了第一个弯,爬升得越高,弯与 弯的间隔就越紧凑。

山的坡度目测到了70度,车子几乎 是在小心翼翼地前行,有几次似要拐出 路缘,坐在车内的我也是小心翼翼,呼 吸变得紧张,唯恐任何一个微小举动破 坏了车的平衡。目光伸向车窗外,梭形 的河谷像只巨大的眼睛,嵌在袒露着原 始皮肤的群山间。阳光涂亮了河谷对 岸山体的上半部,群山之外的雪峰跃入 眼帘。阳光折射过来,刺得眼睛眩晕, 我只好收回了视线,专注于眼前的路。 哨所就在路的尽头。

下车后,我先是被两块石头吸引了 目光:一块石头上用红色油漆绘着中国 地图,地图下方写着"我站立的地方是中 国"。另一块石头的上半部分,绘着蓝 天、白云、一轮红日和一座高耸的山峰 ——山峰便是脚下之山,红日旁以"5"开 头的4位数字是山的海拔高度;石头的 下半部分用红漆写着"清澈的爱,只为中 国",让人不由想起那位同在高原边关驻 守的年轻士兵。两尊山石像一对镇守山 门的天神,傲然立于一段石阶的两侧。 石阶平缓,铺往山顶,哨所就在那里。

天上没有云,哨所耸立在蓝色的天 幕下,即使是仰视的角度,也很难用"伟 岸"之类的词来形容它。若以建筑类 比,建于方寸之地的它是简陋甚至是寒 酸的,但在此时此地,它就是一个堡垒、

一座卫城。前方没有界碑的国境线就 是它扎下的藩篱,朴实无华的外表其实 是它最强韧的盔甲。虽然历经地动山 摇、狂风骤雪,而它总是风骨巍然。站 在主权的角度,一片西陲高原的荒芜之 地与繁华都市的天价地块并无二致。

我顶着能把人吹倒的风,拾级而 上。走进哨所,我与两位战士互相敬 礼问候。他们的身体裹在厚厚的羊皮 大衣里,戴着棉帽和防寒面罩,只有眼 睛露在外面。在与他们目光交汇的一 瞬间,我便知道,他们与万里边防线上 的无数个哨兵一样,年轻且神经紧 绷。所不同的是,在高原风霜的摩挲 下,他们眼眶周围肤色是超越年龄的 深褐色。

攀谈得知,这两位守卫在山巅的士 兵,竟然都来自海滨城市。下士刘永 生,大连人,南下北上待过多个城市,创 过业,打过工,几年前受一则边防新闻 的影响,参军来到了高原。列兵樊睿, 青岛人,大学毕业后选择参军,他说"清 澈的爱,只为中国"也是自己的座右 铭。站在哨所向远方眺望,周围的地 形、地物尽收眼底,两位战士如数家珍 地向我介绍着情况,哪些点位需重点关 注,哪个方向容易发生边情,俨然两个 经验丰富的"老边防"。

从零海拔的家乡来到世界屋脊,两 个吃海鲜的胃也习惯了吃牛羊肉。在 他们的描述中,高原一年四季只有黄和 绿两种颜色:春夏时节,河谷的绿色会 持续三四个月,其余时间是漫长的黄。 他们渐渐爱上了高原的一切:在山巅最 早见到的日出和最晚送走的夕阳、野狼 常常在夜间来到哨所旁的垃圾桶里找 东西、岩羊的攀爬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腹部泛白的野驴有些呆萌,而雪豹则最 可能在春天造访,发出的声音似婴儿在 啼哭……

谈起戍边生活的感悟时,刘永生 说:"我幸运地站在这里,为祖国守边 防,这辈子也不会后悔。"樊睿说了很 多,但我记住了一句话:"我很骄傲,因 为我们是祖国的第一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猝 不及防地,我被战士的话震撼到了,一 种油然而生的灼热和滚烫自心底涌出: 在年轻战士眼里,高原的奉献不止于吃 苦,而是更漫长的坚守,乃至献身。他 们的前方是对手,是战场,他们的身后 是亲人,是家国。在这孤寂的哨所里, 青春的誓言可以轻易刻在石头上,但践 行却需要强大的决心、深沉的爱和从不 畏惧的勇气。

风劲吹起来,我看向哨所外,蓝得纯 粹的天空正像蔚蓝大海倒悬,周遭的荒 寒和苍莽似乎也并不遥远。这里就是青 岛和大连,就是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就 是我们每个人心心念念的故乡。我与两 位战士拥抱、合影。他们戴着防寒面罩, 我无法一睹他们的面容,只能看见面罩 的口鼻处有层薄薄的冰霜,看见黑红皮 肤上的双眸透射着坚毅。

我深信那目光能射出子弹,因为他 们是祖国的第一道防线。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茫茫东海之上,散落着数以千计的 岛屿。在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上,诞生 过一首著名的军旅歌曲——《军港之 夜》

说起这首起源于蚂蚁岛的军旅歌 曲,要从1976年讲起。

彼时,时任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创 作员的马金星,到舟山的蚂蚁岛上体验 生活。蚂蚁岛孤悬大陆,岛小如"蚂蚁", 曾是全国渔区艰苦创业的典型,其事迹 还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过。马金星住在 蚂蚁岛村招待所,招待所就筑在海边峭 壁之上,推开一扇窗,就望见了海。

那天正值中秋,又逢大潮汛,天上升 起一轮明月。霎时,海面上波光粼粼,涨 潮时,从远处推来一波又一波的浪涌,哗 啦啦地在海岸边炸响。轰隆隆的声音像 奔腾的千军万马,通过峭壁的岩石,传导 到马金星的耳边。他辗转反侧,再也睡 不着了。后来,他干脆打开门窗,让海浪 之声恣意地传来,赏月、观海,涛声悠远。 空灵,仿佛自己睡在万顷波涛之上。

这"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美妙 时光,令他触景生情,浮想联翩,想起了远 航在大海上的战友,该是多么辛苦。他眼 前灵光一闪,诗兴大发,随即取出笔记本, 写下一首小诗:"客浮至渔村,不眠更已 深。枕上浸大潮,小窗悬银盆……"

这首小诗有点渔歌风格,写下的却 是他此刻的切身感受。

1980年秋,北京要举办一场大型音 乐会,希望全军各大单位派人参赛。原 海政文工团获悉后,把词曲的创作任务 分别交给了团里的马金星和刘诗召,要 求他们创作一首贴近生活、引领时代、海 军味浓郁的歌曲。

马金星接到作词任务后,冥思苦想。 忽然,他有了主意,随即在办公室翻找笔 记本,找出当年在蚂蚁岛体验生活时写下 的那首小诗。望着这首小诗,他回忆起那 夜睡在招待所倾听海涛时的场景。下班 后,马金星回到住处,边做饭边想词。倏 忽间,他头脑中的灵感飞来,思潮奔涌。 待吃完饭时,在原诗基础上修改后的歌 词,已清晰地呈现在他脑海中——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 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 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海风你轻轻地吹, 海浪你轻轻地摇, 远航的水兵多么辛劳, 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

马金星写好词,随即把歌词交给作 曲家刘诗召。

刘诗召接过歌词,像见到了一颗价 值连城的宝石,激动得两眼放光,一拳打 在马金星肩膀上,笑呵呵地说:"从写水 兵远航回港后休息的情状切入,水兵生 活气息浓,见微知著,别出心裁,难得的 好歌词啊!"

马金星只顾憨憨地笑。

顿了顿,马金星对刘诗召说,接下去

马金星的精彩歌词,一下子激发了 刘诗召的创作激情,他记忆的闸门随之

风浪,军舰像摇篮一样晃荡。他晕船厉 词的创作过程。游人如织,有人边参观, 害,呕吐不止,头脑一片混乱。而水兵们 边轻轻地哼起《军港之夜》……

却不顾自己的难受,争着过来照顾刘诗 召,这让他十分感动。待风浪平息时,他 沐着轻柔的海风,在甲板上踱来踱去,这 一幕过去了许多年,他仍记忆犹新。

刘诗召酝酿着情绪,反复推敲曲子。 没过多久,他将《军港之夜》曲子一气呵成 地谱了出来,旋律浪漫,婉转动听。

原海政歌舞团在配乐时,架子鼓、手 风琴、电子琴等乐器齐上阵。彼时,架子 鼓是外国酒吧用的乐器,他们采取"拿来 主义",大胆地予以借鉴运用。不久后,在 北京的音乐会上,歌手苏小明演唱了这首 《军港之夜》。她质朴含蓄、醇厚深情的演 唱,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自此,这首 歌迅速在大江南北唱响,并在年度全国优 秀歌曲评选活动中金榜题名。

据说,当年有许多年轻人因听了《军 港之夜》毅然选择了当海军,说它是中国 当代最有影响的水兵之歌,恐怕也不为 过。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首经典歌曲,魅 力依旧。

2002年末,蚂蚁乡政府派人专程赴 京探望马金星,邀请他故地重游。马金星 感念乡亲们的深情厚谊,又写下一首小诗 《遥念蚂蚁岛》:梦中屡回蚂蚁岛,枕边总 在涌波涛。当年斯地觅小诗,赐我灵感写 歌谣。潮涨潮落廿六载,心去心来千百 遭。曾寄白云多少话,乡亲是否都听着?

次年春天,马金星再度踏上蚂蚁岛, 岛上乡亲们的热情款待,让他感慨不已。

马金星曾当过舞蹈演员,后跨界进 入歌词创作领域。他不但创作了许多优 秀词作,还写出歌剧《海神林默娘》等一 批曲艺作品。如今,马金星虽然已离世 多年,但他创作的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 词作仍在流传。

不久前,我来到蚂蚁岛上,寻觅当年 给予马金星词作灵感的招待所。如今, 这里已被改建成纪念室,展示着与马金 有一次,刘诗召随军舰远航时遇上 星有关的图片资料,以及《军港之夜》歌

戈壁行军

■王兴来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那一刻,阳光和煦,微风习习。我 和5名战友相互帮助,咬着牙冲破终点 线,完成了一天内百公里的戈壁长途

这天清晨,东方泛起鱼肚白的时 候,我们两个营已完成了出发前的所 有准备工作。6点整,"日行百公里"拉 练正式开始。远远望去,长长的队伍 就像一条巨龙在茫茫戈壁蜿蜒前行。 队伍最前头是迎风招展的营旗,队伍 中是一个个斗志昂扬的战友,耳朵里 回响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无论 有力气继续完成拉练。 是所见还是所闻,只能用一个词来形

队伍行进了大约15公里,一场营队 部入袋,场地干净整洁…… 之间的角逐正式拉开了战幕。作训科 始,所有人员徒步行军转急行军。"

速行军。两营旗手扛着各自的营旗冲 锋在前,率先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队员 队走散了。见此情形,我们干脆组成 这儿喝吧!" 们也不甘示弱,紧跟营旗,一路奔袭,为 了一个互助小组,相互帮扶着继续前 营队的荣誉竭尽全力。

急行军1个小时后,距离奔袭终点 的村落。

线还有100米处,一条印着"胜利就在眼 前,加油!尖兵!"的横幅映入了眼帘。

宋参谋站在勇士车旁边,不断挥舞 着大手,用大喇叭不停地喊着"快点,快 点,一口气就到终点了"。战友们发起 了最后的冲刺,他们两肘夹紧水壶挎 包,两手拉着背包带,大吼一声,冲过终 点线。

战友们一个个满头大汗,呼哧呼哧 喘着粗气,脸涨得通红。正当我想着先 休息片刻,政治工作部王主任的一句话 打破了我的幻想:"身为高原火箭兵精 神传人,就要敢于在极限中亮剑。只给 5分钟补给,5分钟后继续出发!"

在这短暂的5分钟里,战友们取出 干粮一个个狼吞虎咽,生怕吃慢了,没

拔。回头看看我们休息的场地:垃圾全 们挑水泡。

们翻过了数不尽的坡,拐过了数不尽的 气了? 随着考核组一声哨响,营队开始急 弯,途中又经过多次奔袭,路依旧漫长。

老班长陈阳边走边说,这个村落是 我们的"兄弟村"。以前,我们部队给村 民提供过洋芋种植技术,帮助他们的口 袋鼓了起来。说话间,陈阳的脸上多了 一丝自豪的笑容。

这时,不远处的一座凉亭引起了新 兵小张的注意。他大喊着,前面有个凉 亭,我们过去休息一会儿。

凉亭下,一些村民正在乘凉。看到 我们,村民格外热情。其中,一个头戴 白帽、蓄着长胡子的回族大爷紧紧握着 我的手,邀我们去他家里喝茶。我们几 个赶紧摇头,婉言谢绝了。

村民们说,这位回族大爷叫牧仁, 在村里好客出了名。

磕鞋中的沙粒,顺便看看脚底磨出的水 '换了人间'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5分钟一到,哨声响起,队伍立即开 泡。我从背包里拿出针线包,准备给他

再一次奔袭时,我们的双腿仿佛灌 走了。当时,战友们都猜测:他是嫌我 宋参谋拿着扩音器喊话:"对抗考核开 了铅般沉重,但大家仍拼尽全力奔跑。我 们埋汰,还是嫌我们不去家里喝水,生 我把牧仁赠予的茶水一饮而尽。离别

过了一会儿,牧仁端着茶盘微笑着 人致谢。 到了下午3点,我与5名战友跟营 向我们走来:"你们脚上不方便,那就在

热腾腾的茶水里有红枣、茶叶、桂重。 行。不久,我们来到了一个叫边麻沟 圆、金银花。牧仁说:"看你们嘴角都起 皮了,喝点茶润一下吧!"我与几个战友 来我们已赶上拉练中的队伍。

对视一下,说:"老乡,谢谢您的好意。 我们部队有纪律,真不能喝。"其实,一 路上我们只顾追赶大部队,没来得及从 给养车上补给水源,水壶早就空了,确 实很渴。 牧仁看出了我们的顾虑,笑着指着

不远处的一片田地说:"你们瞧,我现在 是洋芋种植大户,靠得还是咱解放军的 帮助。军民一家亲,你们走了这么远, 快喝吧!"

听到这话,我们几个无法再拒绝, 只好双手端起了茶水,细细品尝。茶水 入喉,润人心田。

这时,战友指了指不远处的宗庙, 门额牌匾上"换了人间"4个大字散发着 另一边,几个战友脱下了鞋,磕一耀眼的光芒。我好奇地问牧仁:"老乡,

牧仁说:"这块牌匾挂了已经有20 年,'换了人间'就意味着在党的政策 这一幕恰好被牧仁看到,他扭头就 下,我们生活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一番交谈过后,看看时间不早了,

前,战士们用端正的军礼向这位回族老

我们迈着沉稳的步伐追赶队伍。 这时肩上的背囊似乎不像之前那么沉

前方,鲜艳的营旗正迎风招展,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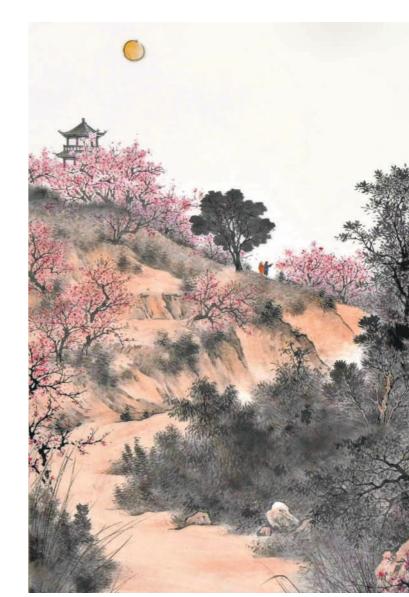
生叶,长茎 花开时 映得满天霞红

> 黑黑的夜,夜的哨兵 一班一班,守护银星 哦,哨兵 种植黎明的园丁





第 6019 期



国

情至心处诗最美

在燕山(外一首)

■胡松夏

那里的天空属于深蓝 映衬起伏的群山和熟悉的军营 对于色彩 假如有一万种解读 思绪就会飞扬一万次 心情更会温暖一万回

秋风过后 山上的哨卡被飞雪吹白 此刻,黑夜早已降临 火车正在驶向远方 轨道的上方布满闪烁的星辰 每一颗都是战士的伙伴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训练场上 草开始潜入白色的雪 单双杠站立成陡峭的诗行 树上的柿子成为温暖的灯笼 汗水依然是最熟悉的味道

在风雪激荡的漩涡 冰冷的钢枪与炽热的血液同仇敌忾 但任何时候 执勤都是最庄严的行动 巡逻,或者站岗 最警惕的眼睛闪着亮光

那些老照片突然被阳光激活 英雄们的相貌不再泛黄 密集的炮火和呼啸的子弹 占据了整个午后 我试图用文字 还原他们激昂的呐喊与英勇的冲锋

冲锋,冲锋 每一个人都快过疾飞的子弹

向前成为唯一的主题 或者,化为高耸的纪念碑 或者,成为胜利的见证者 每一个鲜活的身躯 都是最坚硬的坐标

飞鸟越过天空 种子刺破泥土 战场被岁月堆积成沧桑的高地 面对历史 我们绝对不会忘记 敬仰日夜拔节 已经成长为地球上最茂密的森林

黑黑的夜,夜的天空 一颗一颗,冒出银星 哦,银星 正在发芽的黎明

发了芽的黎明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010)66720114

发行电话: (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